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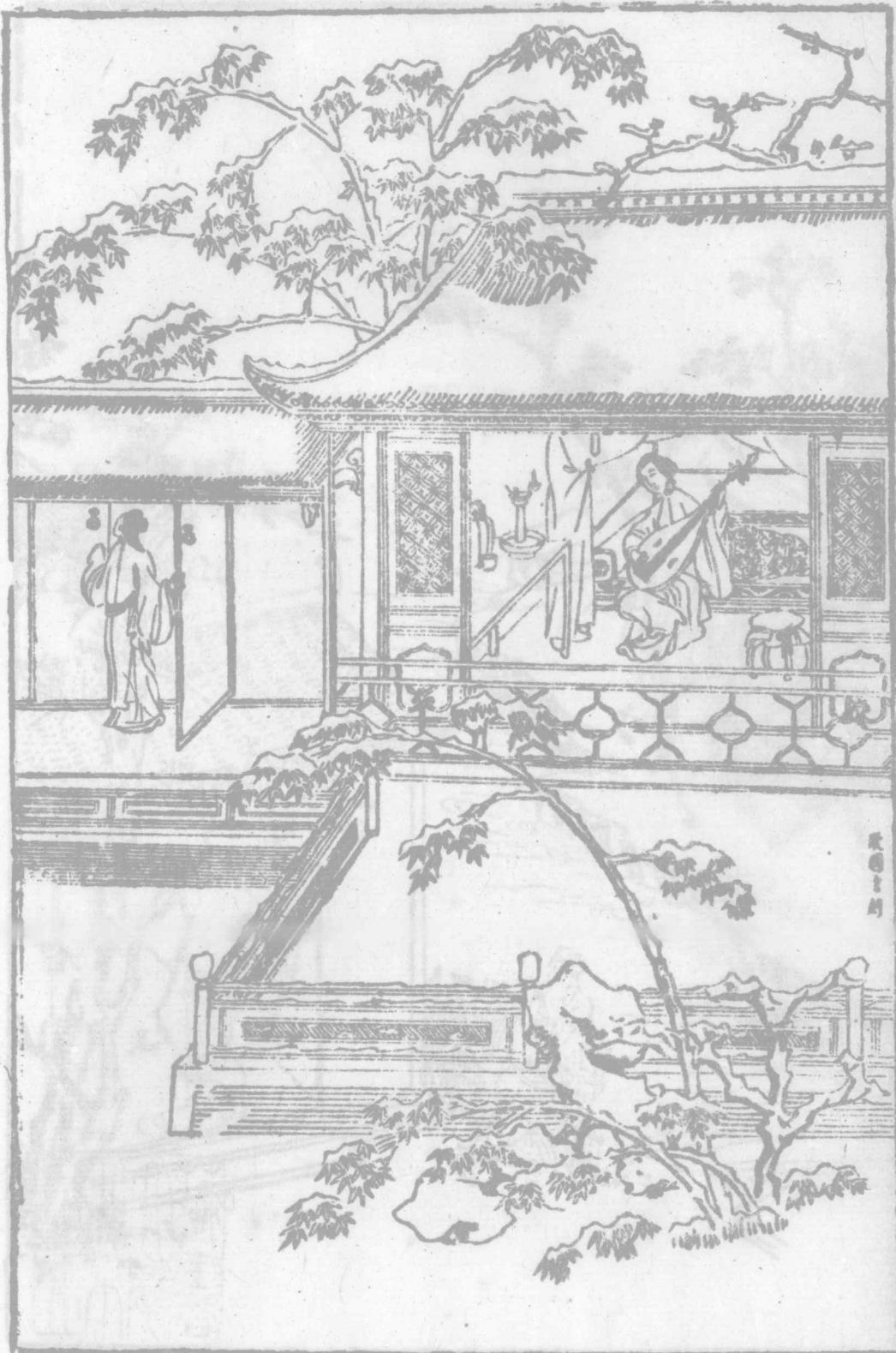
第十四册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卷之三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捧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詞曰

銀箏宛轉促柱調弦聲遶梁間巧作秦聲獨自憐  
指輕妍風迴雪旋緩揚清曲響奪鈞天說甚麼別  
鶴鳥啼試按羅敷陌上篇休按羅敷陌上篇

右調綿搭絮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櫈子前擎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扳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裡去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兒送酒

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閑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裡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閑了銀子還你你心下何如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湊個千五兒

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驅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裡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甚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

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裡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厨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擎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睜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罇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樂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裡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

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  
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慚羞變成怒口裡喃。  
喃。呐。呐。罵道。賤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  
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  
慌。你另叙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  
的。罵我。訕我。又趁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  
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一點。  
紅從耳邊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来。  
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你那里味醉了來。老娘這里撒。  
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

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揭鬼看見一溜烟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到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冤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

禮連忙屋裏叫丫鬟錦兒拿了一盞莫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到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擎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裡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擎的這罇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着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

韓道國明  
放一着又  
反形出来

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鋪子裡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他說得由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裡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的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襯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

以淫婦自  
稱妙絕

來打開裡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蹠，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人牝中，兩相迎湊，漸人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跋的腿酸，拏過抱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弔着，合你看，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弔在床櫈子上，低着搜搜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蠅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摸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纔待要抹？」

去。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跪他面前。吮吞數次。嗚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弔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澁。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頗作抽送。而婦人用手摸之。漸人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後越發粗大。敎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咲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要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

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呴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搜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要後庭花有詞爲証。

美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裡走，又被閒路先鋒把住了他，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蹴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摶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

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繇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下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攏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爹費心留俺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駿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

外面推做  
親家似支離可笑然  
字內細思之實亦不愧

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

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教我擎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召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厨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忿。走來。這里放水。被他撞見了。擎到衙門裡。

老婆偷人

難得道國  
亦不氣若  
予書謂好  
色甚于好  
財觀比則  
好財又甚  
于好色矣

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裡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箇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到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

說得口角  
津津榮幸

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舖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叅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腳程緊慢都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糟楚蹬初時騎了路上走把膘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蹣跚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諭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

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腐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  
一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  
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  
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  
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  
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  
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  
裡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  
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酌送馬之  
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

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

金尊進酒浮香蠟   象板催箏唱鶼鶩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

人只知隔  
越相思之  
苦孰知眼  
前相思之  
苦如此人

只知野合

相思之苦

孰知閨閣

夫妻相思

之苦尤甚

可勝嘆息

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筆夜久懃勤。  
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  
犯江兒水。唱道。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响。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  
兒响。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  
雪了。婦人又彈唱道。

聽風聲嘹亮。雪洒窓察。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裡欲待去剔。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  
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  
這煩惱、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裡心兒內集、悞了我青  
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  
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  
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  
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服、止穿綾  
敝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  
了這回、方睡下了、迎春擎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夜吃酒  
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今日

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殺香殺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榦飯，細巧菜蔬之類。李瓶兒擎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上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耽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

誰謂荼苦其甘如蜜

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綉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房裡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繇。不得不模樣軟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

的、口中又唱道、

心痒痛難搔、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裡焦、快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的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分付迎春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筋、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

金瓶梅  
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  
休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自活的。又來瞅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有那些辱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是

憐  
然情可  
話雖酸甚  
臉雖皮基

當此時此景金蓮因雖傷耻然西門慶亦難爲情

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裡擺着棋子了、咱門閒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裡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嚐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敎春梅擎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相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瘦減容光

## 閉門不管閑風月

任你梅花自主張

西門慶擎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擎甚麼比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肥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繇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裡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裡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裡流罷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打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攏掇過他這邊歇了

正是得多少

腰瘦故知閒事惱

淚痕只爲別情濃

是亦是也。故坡固其辭，是亦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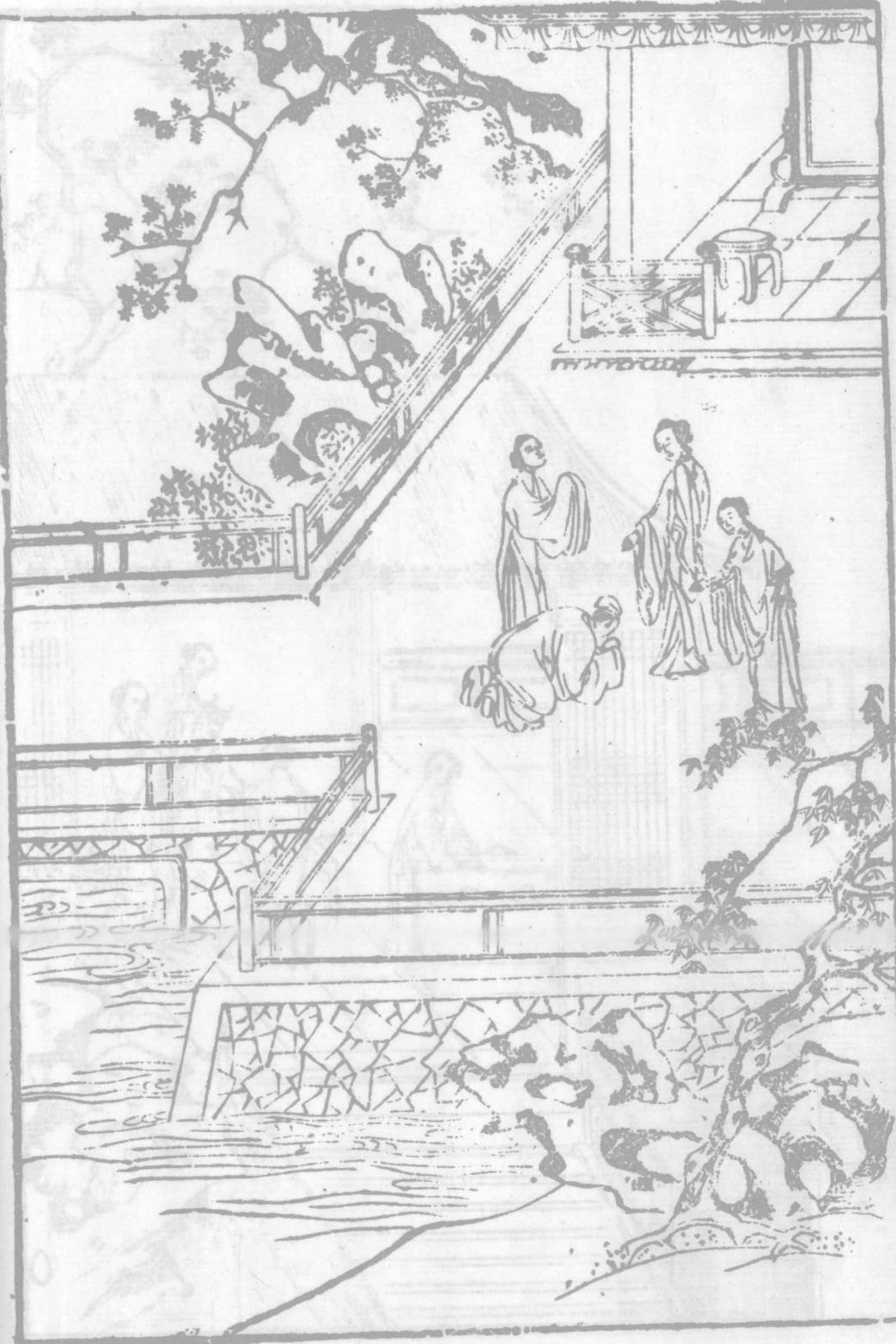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金瓶梅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搵鮫鯲，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

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兩間、到底四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房、一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憐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赶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鋪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

禮物，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分付玳安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道：「一個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到把前日你爲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是個大謗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

吳道官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裡就是了。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應春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子挪到旁邊坐下，問道：老爹有甚鈞語吩咐？西

門慶道。正月裡我有些醮願要頌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罷。徒弟道此日正是天誕。父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酌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偒辦我這裡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

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錢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鷄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往下馬睁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但見

青松聳聳翠柏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狰獰左右階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八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响自此便爲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繇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犬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間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符天謝地、  
報國酬恩、九轉玉樞、醉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吳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  
排跪請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  
九陽雷申、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繫腰繫絲帶、忙下  
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道、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

小道郤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  
增延壽命何以有叨老爹厚賞誠有媿赧經襯又且過厚  
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酌薄禮  
表情而已叙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  
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那裡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令棋  
童兒擎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  
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快騎  
接去棋童應諾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  
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到壇  
諷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都是整做又將

官哥兒的生日八字另具一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云。共列一百八十份醮欵。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醉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

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

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主同男官哥兒丙申年  
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罷表白文宣過一遍接念道  
領家眷等卽日投誠拜于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  
未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  
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  
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  
酌祝皇王之巨澤又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  
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慶又于去歲七月  
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要祈坐蓐無虞  
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

元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  
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冤祖西門京良祖  
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元後化  
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  
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以  
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仗  
延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醉盟慶神保安寄名  
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  
帝駕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統資道力介福方  
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十九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符索牒劄不暇細覽。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于是向案前炷了香，書了文書，叫左右捧一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碌碌擺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道衆一泓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繫，腳穿朱履，手執牙笏，關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八極九霄中  
列山川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  
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高張羽蓋玉帝堂密  
布幢旛金鐘撞處高功躡步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  
壇朝玉帝絳紺衣星辰爍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  
將狰獰直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  
紫宸

西門慶剛迄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  
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  
來到唱畢喫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

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  
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  
家這裡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  
個俺每還收了罷因<sup>收</sup>望著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  
我說哥不受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  
子繇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  
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  
西門慶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  
寫出道家行徑  
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見今日來  
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說着他

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  
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  
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膽兒、家裡三四個丫鬟連養娘  
輪流看視、只是害怕、猶如○冷○脉○○○○都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

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  
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  
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  
白糖萬壽糕、玫瑰抹粃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  
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李銘道、小的早晨路見陳姑夫騎  
頭、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

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卓、又是一蟬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綺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繩、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

盤盛着、又是四盤羹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匣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挿卓禮物、擺了四張卓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

線之細而  
想及道士  
有老婆金  
蓮又因老  
婆一語想  
及尼姑有  
漢子一層  
深一層二  
美人何等  
王姑子似  
頗悟  
王姑子似  
微露真情  
又似明作  
戲謔說得  
帶水拖泥  
妙甚

道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自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鑽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僱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

謠字漫方  
傳金蓮之

神知此則

知前後寄  
詞題詩未

免墮小傳  
說也

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祺。  
大○說○論○反○為○情○所○掩○可○悲○

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  
叫道：大姐姐道：土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月娘道：  
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採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見上面西門慶底  
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掣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掩每都是不在數。

王林因

王林因

便無月娘  
或又作別語矣

○答得○畧○過○一○舊○妙○甚

的都打到贊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可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个也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麼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謊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把你這經疏拿箇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玉樓抱弄孩

陰毒人必  
不以口嘴  
傷人金蓮  
一味口嘴  
傷人畢竟  
還淺吾故  
辯其蓄措  
陰害官哥  
爲未必然

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  
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  
道六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  
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  
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  
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  
娘連忙叫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  
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  
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卓面都散了、請大妗子

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

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

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

分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

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

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

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

用方言處  
不減引經

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兜肚斷了

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跔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頭

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

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

只一語便  
遙入宣卷

捷甚

金瓶梅

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  
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遙一鍾  
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  
等我過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吃了你吃  
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  
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没人先  
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  
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  
有那幾個在那裡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

道士最好  
吃人酒借  
口寫出可  
謂空中一  
閣

瓶兒大伯  
也而謂之  
大舅名分  
原標塗甚  
美金蓮道  
破雖毀之  
而未爲過  
也

晚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一也是過夜的  
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  
大舅來是那們見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  
是敬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  
閉着箇眼兒罷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  
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敬濟于是請金蓮轉上  
跟蹤蹤碰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掌上燈燭放  
卓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金蓮  
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卓出  
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卓兒衆人圍

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聽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說起漫漫一程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聞棄了家園富貴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鹹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大妗子說俺每都剛吃的飽了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

此一段似  
可省而不  
省文情糾  
回之妙正  
在此

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

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夜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見他不凡。收畱做了徒弟。與了他三庄寶貝。教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必至之情。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又聽到河中漂過一個大鱗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

胎十月、王姑子又接唱了一個要孩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

轉凡度衆生

一房田卷  
情景宛然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捲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少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鷄叫了。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坑上睡。兩個還

睡上床還  
要問完妙  
由其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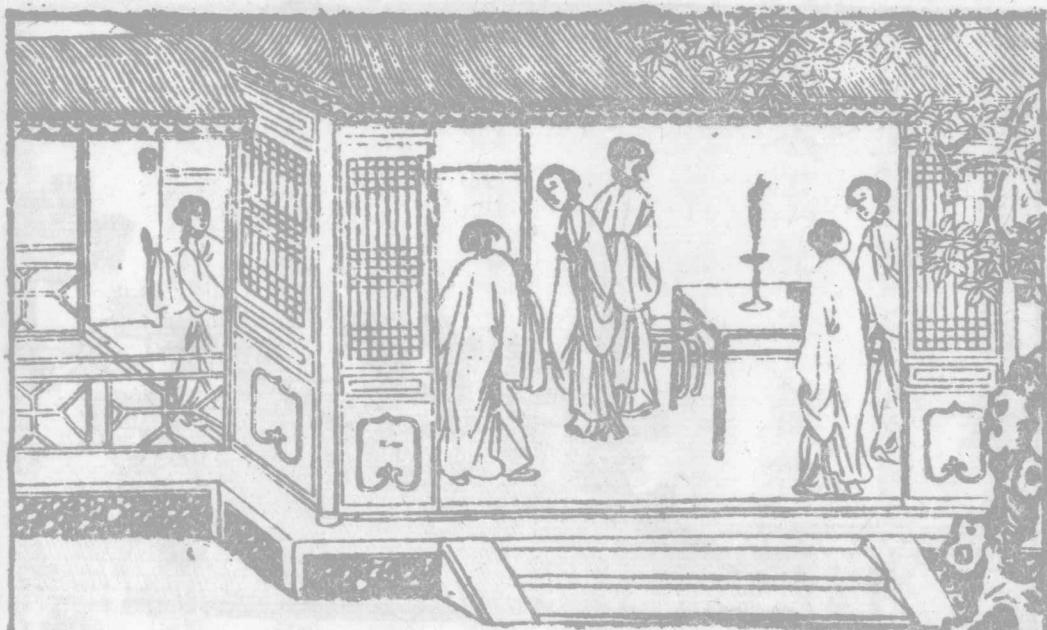
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小姐怎的逃生來到仙人庄、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庄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又怎的遂成正果。後來還度脫母親生天直說完了纔罷。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爲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畱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飯根



卷一  
愛蓮市景  
金瓶梅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粒丫鬟金蓮市愛

詞曰

種就藍田玉一株看來的的可人娛多方珍重好  
支持掌中珠。嗟。僂漫驚新態變妖嬈偏與舊時。  
殊相逢一見笑成癡少人知。

小調山花子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

那樓梯、一脚躡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吊下槂子裡。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開○端○妙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當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好。一個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要。

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

一件兒難尋。這里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到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晝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

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  
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一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  
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  
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房裡。挺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後  
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  
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  
吃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  
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  
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  
項牌。待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

媽媽抱罷。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污撤上點子臘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丟倒頭。那顧天高地一下軒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渾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穿着道士衣服。喜歡的睂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

自家心事  
只信口戲  
說出巧甚  
慧甚

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喊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里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這樣的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胆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醺事散得晚。晚夕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筍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

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到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裡、拿裙子裏的沿沿的、且薰熟、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

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薛姑子  
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  
十六日纔來，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  
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  
凡大人家似這等尼僧牙婆，決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  
伴着婦女，俱以談經說典爲繇，背地裡送暖偷寒，甚麼事  
兒不幹出來。有詩爲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嬪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楂

不目哄而  
目訛更深  
一步可思

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鋪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粧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粧扮起來活像個丫頭。我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謊他們謊。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裡走。走到儀門首。撞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箇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喫他。于是先走到

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麼？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俺們都是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

不姑之姑  
自不能禁

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挿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簌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王玉樓不信得妙說道：這六姐成精死了罷。

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信得又妙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他進來，等我

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恁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里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里。我不哄你。你不信。我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膽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

已伏道報  
色之脉

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腳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帶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里。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

十二日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西門慶道  
明早叫來興兒買四盤餚品、一罈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  
日咱家發東、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  
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貢  
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  
廝、叫他來扮西廂記、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來  
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  
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  
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  
艷粧濃抹、不覺淫心漾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金蓮就知

其意就到前面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甚喜，摟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裡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上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十二日喬家請，俺每都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下帖兒都請，你每

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妹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見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你臉兒憋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贊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

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指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鶯鳳，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瑣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

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儵造不在話下正是

金鈴玉墜粧閨女

錦綺珠翹飾美娃